

名家名著名译 世界文学文库

Хоктепне по мывам

苦难的历程 (下)

〔苏联〕阿·托尔斯泰 著
徐立贞 译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北京燕山出版社



Хождение по мукам

苦难的历程_下

【苏联】阿·托尔斯泰 著 徐立贞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难的历程 / (苏)托尔斯泰(Tolstoy, A. N.)著;徐立贞译.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1(2010.5重印)

ISBN 978-7-5402-1518-7

I. 苦… II. ①托… ②徐… III. 长篇小说-苏联-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104855号

苦难的历程

作 者 [苏]托尔斯泰

译 者 徐立贞

责任编辑 李剑波 汤雁秋

封面设计 小 贾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宣武区陶然亭路53号 邮编 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400×1000mm 1/16

印 张 47

字 数 888千字

版次印次 2010年5月第5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9.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第八章

达莎·捷烈金娜在已空了的房间里独自住了有五个月的时间。伊万·依里奇临上前线时，给达莎留了一千卢布，但这些钱不久就用完了。所幸下面楼层的一家原彼得堡的重要官员，在一月份里携家逃走了。房间里新搬来一个头脑灵活敏捷的外国人马吉。他以收购画像、家具和各式各样的杂品为业。

达莎把一张双人床、几件木刻画和一些瓷器的小玩具全卖给了他。她心态平和地和这些东西分了手。它们珍藏在她这里，就像是一种能勾起人回忆害病的老味道。东西处理后，就能和过去的一切彻底决裂了。

这些变卖东西的钱，让她维持着度过了春天和夏天。城里越来越空了。在离彼得堡一小时路程的赛斯特拉河对岸，就是前线了，政府也都撤到了莫斯科。一座座宫殿从被枪击毁已空洞洞的窗户里面俯瞰着涅瓦河。大街上灯火也不点了。民警们也没有太大的热情去捍卫那些早早晚晚注定要灭亡的资产阶级们的安全。每当夜晚来临时，街上就会出现许多恐怖的人。这是在过去从没有人见到过的人群。他们朝窗户里面张望着，在黑糊糊的楼梯上面徘徊，试着去拧门把手。上帝呀，如果谁不用十来个门闩和铁链把门牢牢锁紧的话，那可真没有人会去保证他的安全。你就去猜想那些听到的沙沙声吧，也许那正是陌生人在光顾。“把手举起来！”他们会扑向住户，用电线把人捆住，之后便不慌不忙地把财物用包袱皮搬走。

城里流行起伤寒。当浆果成熟的时候，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可怕。人们抽搐着随时随地地在大街上和 market 里倒下去。处处都在交头接耳，等待着随时会降临的天大的不幸。有人传说，红军战士头上帽子上面戴的五星是倒着别在上面的——这是基督教中最大的忌讳；又传说好像在史密特中尉桥上被封闭的教堂里，出现了“白衣人”。这标明：灾难会从有宏大水面的那个方向降临。人们从桥头上指点着那些不再冒烟的工厂里的烟筒——它们屹立在紫红色的晚霞中，仿佛像“魔鬼的手指”。

工厂都停工了。工人们都去参加了粮食征集队，也有一部分人去了农村。马路上圆石的周围都长出了一圈绿色的青草。

达莎从房间里，并不是每天都出去的，只是偶尔早晨去趟市场。那边不害臊的芬兰女人^①竟用两条裤子去换一普特的土豆。朝天放空枪的赤卫队的人，在市场

^① 这里指轻蔑的意思。



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了。他们在驱赶着那些个资产阶级制度的残余——拿着土豆的芬兰女人们及拿着裤子和窗帘的太太们。吃的东西一天比一天难弄到手了。有时那个马吉便带着罐头和食糖来换她的一些古玩。

达莎尽量吃得少些，免得去四处张罗。她起得很早。如果有线的话她就缝点什么东西，否则，就拿一本一九一三年或一九一四年出版的旧书去翻翻。她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不去思考。但更多的时间，是坐在窗子前呆呆地想心事。确切一点地说，她的思想是在围着一个黑点子打着转。那是前不久她所受到的心灵的震撼、绝望、忧伤——这是病后留下的后遗症，现在仿佛都凝成了脑子里的这个淤块。她消瘦得那么利害，仿佛已经成了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了。她自己的感觉也仿佛成了一个少女，但其想的已不再是少女的那些把戏了。

夏季要过去了。白夜即将结束，喀琅施塔得上空的晚霞越发昏暗了。五层楼敞开的窗子里，能眺望到很远的地方：夜幕笼罩下冷清的街道，房屋黑洞洞的窗户，灯火也都不亮了，马路上行人的脚步声也越来越罕见。

达莎心想：将来会怎么样呢？这种冬眠的状态何时才能结束呀？秋天就要来临，雨水和寒风又要在房顶上喧嚣。没有烧柴。皮大衣已经卖了。也许伊万·依里奇能回来……那又要重陷进——忧愁苦闷中，有如灯泡中发红的灯丝，碌碌无为的生活。

应该找到力气摆脱这种冬眠的状态，从这幢活活将她埋葬的房子里逃出去。离开这座僵死的城市！……这是达莎在这一年中，第一次想到的“新出路”。她紧紧抓住自己这种思绪，为此惊异而激动，仿佛透过毫无希望无奈的帷幕，重现出了自由的灿烂的光芒——就像那一次在伏尔加河的轮船里她所幻想梦到的一样。

那时，有些天她又为伊万·依里奇发愁担忧：她现在按新的方式关爱他，就跟姐姐似的。她带着惋惜，想起他无微不至又耐心仔细的关怀，想起他自始至终从来不妨碍别人的那种善良性格。

达莎从书橱里找到了三卷白皮的贝索诺夫诗集——它们在记忆中早已霉烂烧掉了。她在黄昏的静谧中读着它们。那时，一只只的燕子像黑色的箭头在贴着窗户玻璃的地方飞翔过去。在诗集中，她找到了有关描写自己忧伤的那些诗句，有关寂寞的诗句，有关黑风的诗句，这股黑风，将来也会在她的坟墓上面呼啸着刮过……达莎沉思了一会儿，又哭了一阵子。早晨时，她从衣箱的樟脑丸中翻出自己的结婚礼服，开始改造裁剪。就跟昨天一样，燕子们又在窗前忙碌着纷飞。太阳苍白地照着。静寂中，远处传来了一些稀稀落落的敲击声，有时——是震响，那是什么沉甸甸的东西落到了人行道上。可能是在胡同里正在拆卸木房吧。

达莎不急不忙地缝着。顶针老是从她那瘦削的手指上滑落。有一次，险些没掉到窗外去。她想起来，她正是戴这个顶针坐在姐姐前厅的一只箱子上，在那里吃着果冻面包。那是在一九一四年，卡佳和丈夫吵了架，要动身去巴黎。她当时头上戴着一顶小帽子，上面插着一根独立的小羽毛。她走到门口时，转身发现了达莎坐在箱子上，才想起了她。“达莎，和我一起走吧。”达莎没有去。而现在，想法去巴黎？达莎是从卡佳的来信中了解它的：蔚蓝色的，绸子般的，有一种香水盒的味道。

她一边缝，一边激动地喘着气。到那里去！……据说，火车不通，不让去国外。那就背包步行吧，穿过森林，越过高山平原，穿过蔚蓝的河水，从一个国度穿到另一个国度，再到那个神奇的优雅的城市里去。

她的眼泪夺眶而出。这是多么傻，唉，多么愚蠢的呀！到处都是战争。德国人用巨大的炮在轰炸着巴黎。真是痴心妄想！要是公理不让人们平静幸福地生活……“那我又能对他们做些什么呢。”顶针滚到了沙发椅子下面。太阳在涌出来的泪水中飘动起来，燕子带着荒野般凄凉的叫声飞过去了。达莎哭着想：“对它们来讲有什么呢，只要有苍蝇和蚊子就够了……可我一定要去，一定要去。”

这之后，前厅传来了隔一会儿一敲的执著的敲门声。达莎把针和剪子放到了窗台上。用一团线抹了一把眼睛，随手又把它扔到了沙发椅子上，便去问是谁在敲门。

“达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捷烈金娜是不是住在这里？”

达莎没有吱声，弯身去看钥匙孔。对方在另一侧，也弯下身来，对着钥匙孔用小心谨慎的嗓音说：“有一封从罗斯托夫来的信。”

达莎立即打开了门。一个生人穿着尽是皱褶的士兵军大衣，头上戴着一顶破旧的帽子走了进来。达莎胆怯地后退了一步，伸出两只手。他急忙说：“谢天谢地，谢天谢地。达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您难道不认识我了吗？”

“不，不认识。”

“我是库里契珂·尼卡诺尔·尤尔耶维奇，助理律师。你还记得谢斯特罗列茨克（海滨）吗？”

达莎放下双手，望着这张又尖又瘦、长时间没有刮理的脸。他那爬上了皱纹的眼睛，在专心致志快速地转动着，露出惯有的谨慎。他那弯曲的嘴唇——透出果断和凶残。他仿佛像一头时刻提防着危险的小野兽。

“难道你忘了吗，达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我做过你姐姐已故丈夫尼古拉·依万诺维奇·斯莫科尼科夫的助手。我当时十分喜欢你，您还狠狠地收拾过我一次呢。记起来了把？”他突然用像早已被遗忘的“战前”的那种朴实的表情微微一笑。达莎于是想起了一切：海岸平坦的沙滩，太阳朦胧的光线懒洋洋、暖和和地照着；自己连衣裙上那个“碰不得”的被库里契珂爱上的少女的大蝴蝶结。为此，她总是用少女的那种高傲而鄙视他。高大的发出松香气味的松树，它们总是日夜不停地在沙丘上傲慢地飒飒做响。

“您变化得太大了，”达莎声音颤抖地说着，伸出了手。库里契珂亲热地抓住它吻了一下。尽管他穿着士兵的军大衣，但立即就能看出来他这几年是在骑兵里服役的。

“请允许让我把信交给您。能允许我到某个地方去脱掉皮靴吗？信，在我的裹脚布里。”他朝着空荡荡的房间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便随达莎走进了房间。他坐到地上，皱着眉头去脱那只脏兮兮的靴子。

这是卡佳的来信。正是那封她在罗斯托夫交给契特金中校的那封信。

读过第一行，达莎就惊叫起来，嗓子眼儿里哽咽着。伐吉姆被打死了！……她



目光草草地看着信,随后又急急忙忙地重读了一遍,疲惫不堪地坐到了沙发椅的扶手上。库里契珂谨慎地站在较远的地方。

“尼卡诺尔·尤尔耶维奇,你见到了我的姐姐吗?”

“从来没有。这封信,是在十多天以前,一个人交给我的。它表明,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芙娜已经于一个月以前就离开罗斯托夫了。”

“上帝呀!她能到哪里去呀?出了什么事情?”

“我很抱歉,没有机会问清这些事情。”

“您认识她的丈夫?伐吉姆·罗欣!……卡佳写到,他阵亡了……唉,这是多么可怕呀!”

库里契珂惊愕地扬起了眉毛。信在达莎瘦弱的手里抖动得那么利害,让他不由得去接过来,读了关于写华列林·奥诺里谈到她丈夫阵亡的那几行字……库里契珂的嘴角不怀好意地往上撇了一下。

“我一向认为奥诺里专爱干卑鄙的勾当。按他的说法,可以推断罗欣是在五月份阵亡的。是这样吗?真不可思议……我觉得,我好像在这之后还见到过他呢。”

“什么时候?在哪里?”

可库里契珂立即伸出了凶狠的鼻子,刻毒地死盯着达莎。这也就是几秒的时间吧。达莎火热的满含激动的眼睛、交叉着的冰凉的手指,比什么都清楚地表明:这个地方很可靠。虽然她是红军军官的妻子,但她不会出卖他的。库里契珂靠近达莎,用眼神询问着:“我们是独自在房间里吗?”(达莎急忙点点头:是的,是的。)

“达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请您听我说,我的生命将维系在……”

“您是邓尼金的军官吗?”

“是的。”

达莎掰响了手指,忧郁地瞅着窗外——望着那高不可攀的蓝天深处。

“在我这儿,您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对此,我坚信不疑,并想求您能留我在这里住几天。”

他果断地说着,几乎有点儿威逼的成分。达莎低下头来。

“好吧。”

“但是,如果您害怕的话。”(他跳开了一步。)

“不会吧?不怕吗?”(他又向前靠近了一步。)

“我能理解,能理解……但您根本就不用去怕什么。我会十分小心的。我只在晚上出去。没有一个灵魂会知道我住在彼得堡。”(他从军帽翻上去的边里拿出了士兵的证件。)

“看……伊万·斯维肖夫,红军战士。这是原件,是我亲手搞来的。这么说,你想知道有关伐吉姆·彼得罗维奇的事情吧?依我看,这里可能是被搞错了……”

库里契珂拉住达莎的手,说:“您能和我们站在一起嘛。达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唉,这也得谢谢你了。整个知识界、整个被迫害被凌辱的军官阶层,都聚集到了神圣的志愿者的旗帜下。这是一支英雄的部队……您肯定会见到——俄罗斯将会被拯救,拯救它的将是一只白皙的手。而那些粗糙的爪子,让它们从俄罗斯都

滚出去吧！温情、宽宏大量已经够了！劳动人民！我刚坐在火车顶上行驶了一千五百俄里，已见识了这些劳动人民！纯粹是些野兽！我坚信：只有我们，这些一伙没有被歼灭的英雄，才在自己的心中铭记着真正的俄罗斯。我们会用刺刀把我们的法律钉到塔甫列契斯宫的门楣上。”

达莎被这番滔滔不绝的话语搞得晕头转向。库里契珂用黑指甲朝空中刺着，唾沫星子在嘴角不断向四处飞溅。这也兴许是他在火车顶上沉默太久了的缘故吧。

“达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我不打算向您隐瞒……我是奉命被派到北方从事情报和征召工作的。许多人还不能正确估计我们的力量……在你们的报纸上，我们只是一些白卫军匪帮，可怜巴巴的一小撮人，似乎他们后天就会把我们从地球上彻底干净地清除掉。对于军官们怕过来这一点，也很自然……可您知道，在顿河和库班这一带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吗？顿河统领的军队像滚雪球似的在不断扩大。沃龙涅什省的红军都被彻底清除了。斯塔夫罗波尔即将被攻占……我们在日夜等待克拉斯诺夫统领出兵伏尔加，去占领察里津……倒也是，他和德国人狼狈为奸，但——这只是时间的问题。我们，邓尼金的部队，正在浩浩荡荡地向库班南部地区挺进。托尔戈伐亚、齐霍列茨克、维利珂尼亚日斯卡雅已经都被我们占领了。索罗金已被打得粉碎。所有的村寨都对志愿军表示热烈欢迎。在贝拉雅——格林纳地区，我们搞了一次马马伊可似的激战，^①死尸堆积如山，我们踏着死尸垫起来的坡进攻。你的恭敬的仆人——我，齐裤腰带都泡在水血里面啊！”

达莎的脸色变得煞白，看着他的眼睛。库里契珂目中无人地笑了笑。

“您以为这就算完了吗？这只是复仇的序幕。战火将燃烧蔓延到整个国家。萨玛拉、奥连堡、乌法各省和整个乌拉尔都已处在战火中。农民中的优秀分子自发地组织白卫军。伏尔加河中部的整个地区已被捷克人给占领了。从萨玛拉到海参崴起义接连不断地爆发。如果没有可恶的德国人，那么全小俄罗斯人^②也都会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起来反抗。伏尔加河上游的城市个个都像是炸药库，只等着人们用导火索去把它们点燃。布尔什维克我们连活一个月的时间都不会给他们，定要把他们根除消灭得片甲不留。”

库里契珂由于过于兴奋而全身颤抖起来。小野兽的神态现在已荡然无存。达莎望着他那张长着尖尖鼻子的脸，它被草原的风吹得焦黑，被战斗的烽火锤炼得更加坚硬了。这是一种火热的生活，闯入了她的透明单纯的孤独中。达莎的太阳穴刺痛起来，心脏激烈地跳动。当库里契珂露出一排小牙齿，去卷一支香烟时，达莎便问他：“你们会夺取胜利的，可战争也不能永久地打吧？……那之后怎么办呢？”

“之后怎么办？”他喘息着，眯缝起眼睛。“之后，——和德国人的作战要取得彻底胜利。召开和平大会，我们会像伟大的英雄那样去出席。再之后，我们要集中全欧洲同盟国的力量，恢复俄罗斯的秩序、法规、议会制度、自由……这就是之后的

① 马马伊可：是金帐汗国的可汗，一三八〇年九月八日在库里考夫战役中残酷屠杀战俘。

② 旧时对乌克兰人的蔑称。



事情。但在近期的几天里……”

他猛地抓住了右胸脯，在军大衣里面摸索着什么。随后小心翼翼地掏出一张对折的小画片，这是从烟卷盒盖上剪下来的。他把它在手指中间摆弄了一番，便又紧紧地逼视着达莎。

“我不能去冒险。你也知道，是什么原因……你们这里街上搜查得很紧。我交给您一样东西。”他小心谨慎地翻开小画片，从中取出一个不太大的、从名片上剪下的小三角形。在三角形上面手写着两个字母“O”和“K”。“达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请您藏好这个三角形，要像神圣的物品那样保管好它。我会教您如何使用它的。请宽恕我，你不害怕吗？”

“不。”

“好样的，好样的！”

达莎连自己也不清楚，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一种神速的意愿指使着，陷入了一个叫做“保卫自由和祖国同盟”组织的阴谋勾当中去了。这个组织已遍布京城和大俄罗斯许多的城市。

库里契珂——作为邓尼金派遣的一个密使——其行动有些过于轻率，使人都产生疑虑：只凭第一次见面的几句话，就郑重其事地相信了一个还很少了解的、红军军官的妻子。但他曾经爱过达莎，于是一看到她那双灰色的眼睛，而那双眼睛正在表示“请相信我”。于是他又怎么能不去相信她呢。

在那个时期，人的意愿都是凭着鼓舞和激励去挖掘，而不是去凭冷静的思考。事变狂澜的呼啸、民众海洋的汹涌澎湃，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就是那艘正在下沉的航船的救星，于是他们挥舞着手枪，站在舰桥上——把船舵或往右转或往左转地命令着。在当时，在俄罗斯辽阔的幅员，周围飘浮的都是白卫军的幻影。人们的眼睛都被仇恨给蒙住了。他们所期望的都寄托在那种经过粉饰不断变换的幻影里。

于是，布尔什维克日益临近的灭亡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似乎干涉者的部队已从世界上的四面八方都漂泊过来援助白卫军；似乎几千万俄罗斯农民准备着为立宪会议而做祈祷；那些与帝国联合不能分割的城市，似乎仅是在期待着一个信号，目的是好把工农兵苏维埃驱逐下台，并在第二天就恢复建立秩序和法律。

他们自欺欺人地幻想着迷景：幻想着彼得堡的太太们，那些个太太们只带着一件随身换洗的内衣便逃到了南方；又幻想着那个英明的教授米留可夫，他带着不可一世的微笑，在密切关注着事态的结局。而这种结局早已被他个人编写到了历史的发展进程里。

“保卫自由和祖国同盟”，就是相信这种幻想，并以此作为宽慰的人的一种组织。这个组织始建于一九一八年春，奠基人是鲍利斯·萨文可夫。^①同盟是在派任的哥萨克统领卡列金自杀，科尔尼洛夫军队从罗斯托夫撤退之后成立的。是白匪志愿军的一个秘密的地下组织。

^① 白卫分子，其反革命组织是由英国驻莫斯科领事馆支使。

它的头目是那个难已捕捉的、经过巧妙化装的萨文可夫。他留着染过颜色的胡须出没于莫斯科,身上穿着英式的猎装,缠着黄色的绑腿,借助大衣来伪装。同盟的组织是按军事编制的。设有总部、师、旅、团、反间谍机关和各种勤务机构。主持总部工作的是贝尔霍罗夫上校。

盟员的吸纳是在极其严密的保密状态下进行的。一个成员只能接触四个人。在出现意外的情况下,被捕的只能有五个人。再往下就找不到线索了。总部的地点和领袖的名字都是对所有的成员保密的。凡是愿意加入同盟的人,必须经过师级领导或部门领导亲自登门询问,并预付一部分现金后,再用密码将其地址登记到一张卡片上。这些卡片用圆圈来表示成员的代号和地址。卡片每周上报总部一次。入盟成员能力鉴定视察,一般安排在街心公园的纪念雕像附近。被接纳的成员,在来时必须按着规定的着装前来接头;或是穿军大衣,把大衣敞开成某种规定的式样;或是在军大衣某个规定的地方系一根小带子做记号。谍报人员为联络方便,每人发给一块用名片剪成的三角片,上面写着两个字母,一个是识别暗语,另一个则代表城市。在接头时,那个三角形必须与原来被剪开的名片的剪刀口完全符合衔接上才成。同盟在猎取情报方面投入了很多的力量。在四月份的一次地下秘密会议上,他们做出决定,停止消极怠工,争取混进苏维埃的机构里工作。这样一来,同盟里的许多成员就趁机钻进了国家的核心机关。还有一部分人打进了莫斯科的警察局,连克里姆林宫也混入了间谍。他们还钻进了军事监察机关,甚至还钻进了最高军事委员会,仿佛克里姆林宫也被他们的情报网络紧紧地网住了。那时,莫斯科仿佛注定会被德国陆军元帅艾奇霍恩的部队占领。尽管在同盟成员中有较大的亲德情绪——在人间他们只相信一点,那就是德国人的刺刀。但普遍的人,还是倾向于协约国的。在同盟总部,他们甚至都预测了德军攻入莫斯科的日期——六月十五日。为此,他们放弃了进攻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的企图,并将同盟的军队撤到了喀山,做好了炸毁莫斯科附近地区所有桥梁和水塔的准备。在喀山、尼什涅、科斯特罗马、雷平斯克、墨罗姆都爆发了叛乱,与捷克人联合,依仗乌拉尔和富饶的伏尔加河流域,开辟了东方战线。

达莎相信库里契珂讲的每一句话,直到最后一个字。他说:俄国的爱国者——或者按他的说法,叫做精神的斗士,他们之所以在战斗,是为了永远地在街头消灭那些个野蛮的拿着土豆的芬兰女人;是为了让彼得堡的大街上能呈现出灿烂的灯光,上面走着快活的衣着华丽的人群;为了能在心情沮丧的时候,头上能戴上插着羽毛的小帽子,乘车去巴黎……为了让夏宫花园再不会有‘跳人’,为了让秋天的风不再在达莎小儿子的坟墓上呼号喧嚣。

这一切都是库里契珂在喝茶时,向她答应的。他饥饿得像条丧家狗,把她存的罐头一下子就吃掉了一半;甚至把生面糊就着盐面给吃了下去。黄昏时分,他拿着门钥匙,神不知鬼不觉地溜了出去。

达莎过去睡觉。她拉上窗户,躺下了。可就像人在沮丧垂头丧气时往往会失眠似的,千头万绪、幻想、回忆、突如其来的猜测、灼人心痛的悔恨等等,都争先恐后地涌上了她的心头。达莎辗转着身子,把手伸进枕头下面,仰面躺着或又俯身趴到



了床上。床上的被子仿佛在烧灼着她，沙发床上的弹簧在顶着她的腰，床单滑落到了地板上……

令人讨厌的一夜，竟长得像一辈子似的。暗点又在达莎的头脑里复活了，把毒根伸展进脑海里最隐秘的折角里。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愧疚、良心的责备和负罪感呢？要是能搞懂就好了！

直到后来，窗子上的窗帘都透出来一层蔚蓝色，达莎在臆想中的环舞里^①转得也实在太累、太疲倦了，她的思绪才渐渐平静下来。从头至尾又朴实真诚地分析了一番之后，就把自己全部否定了。

她坐在床上，把头发盘成了一个大发髻，用发卡把它们别好。把枯瘦的手臂放到了膝盖上，便又冥想起来。她暗想到：一个孤独的人，一个幻想家，冷漠的谁都不爱的女人——再会吧！见鬼去吧！不要再对她抱什么同情心和怜悯。在夏宫花园里人家把你吓了一跳，这是件好事，我看吓得还不够呢！现在——去隐匿吧。让风现在就把你卷走吧！我的灵魂，你就去飞吧，让你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吧！……你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意志。你是千万个人中的一员。心情是多么安宁，多么自由呀！

库里契珂销声匿迹了有两个昼夜。他不在时，有几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大高个子匆匆忙忙地来找过他。别看穿得破，一打眼就知道这是些十分有教养的人。他们弯下身子，对着钥匙孔说着口令，达莎便放他们进来。当他们得知“伊万·斯维肖夫”不在家时，并不急于马上离开。其中一个人竟向达莎讲起自己家庭的贫困，另一个人则请求允许他抽支烟。他像娇养惯的那样小心翼翼地刻着组合字的烟盒里，取出了一支苏维埃产的臭气哄哄的烟卷，便开始用带P字的喉音去无耻地咒骂那些“狗代表们”。第三个却心直口快、开门见山地说：在比洛赛尔斯基——比洛柴尔斯基宫前面的克里斯朵夫岛上，曾有人为他准备好了一只汽艇，贵重的东西也都从保险箱里弄了出来，以备逃走。可偏偏他家的孩子们又都病了，患上了百日咳。哎，真是不走运啊！

看来，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为能和这样一位瘦弱美丽的大眼睛少妇接触而欣喜。当他们离开的时候，都愉快地去吻她的手。让达莎感到奇怪的只有一点，这些阴谋家们简直也太庸俗了，就跟一出愚昧俗气闹剧中的人物似的。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拐弯抹角地小心打听一个问题，即“伊万·斯维肖夫”带来没带来活动经费？可毕竟他们还都信心百倍地坚信：“布尔什维克愚蠢的历史”很快就会结束。“德国人将会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占彼得格勒的”。

库里契珂终于又回来了——饥肠辘辘，肮脏不堪，满怀心事。他打听了一番，在他走之后都有谁来过。达莎向他详细地做了汇报。他咬着牙说：“这帮下贱的东西！竟来预支现金。近卫军！哼！都是一些贵族的屁股，都懒得从沙发椅子上抬一抬。光想着德国人来解放他们。‘报告大人，我们刚刚把布尔什维克都吊死了，一切都平安无事……’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在二十万名现役军官中，真

① 环舞是俄国最普遍流行的民间集体舞。

正的精神英雄——有特罗士杜夫斯基的三千人，邓尼金的八千人，再就是我们保卫自由和祖国同盟的五千人。人都在这里。除此之外，哪儿还有人呢？余下的人早把自己的灵魂和良心卖给了红军。还有些人就只是倒腾鞋油，贩卖香烟了！总参谋部里的人，几乎都跑到布尔什维克那边了。真是丢人哪！”

他吃了一些放盐的面糊，喝了点儿开水，便去睡了。第二天清晨，他早早地把达莎叫醒。当她急急忙忙穿起衣服来餐厅时，库里契珂挤眉弄眼地在桌子跟前快速踱着步。

“喂，你呀？”他不耐烦地喊了一声达莎，“你能否冒趟危险，做出牺牲，克服一下千难万险走一趟呢？”

“能。”达莎回答。

“在这里我对谁都不相信。我们接到了一些不安的情报。应该去趟莫斯科。您能去吗？”

达莎只是眨着眼睛，扬起了眉。库里契珂跳过来，把她按到桌子旁边的椅子上，便靠着她坐下，膝头对着她的膝盖。开始向她讲述：到莫斯科应该去找谁，并应该汇报彼得格勒组织的那些有关情况。他慢条斯理地带着一腔盛怒讲着，让达莎能把每个词都牢牢地记到了心里。之后又让她复述了一遍。她顺从地复述了一遍。

“太了不起了！真聪明！我们所需要的正是你这样的人。”他跳起来，使劲擦了擦手。“现在，您的房间应该怎么处置呢？您就到房管委员会说，要到卢加去一个星期。我在这里再住几天，就把钥匙交给委主任。行吗？”

对这种急转直下的变化，达莎的头都发晕了。她自己都惊奇，竟这么能毫无反驳地就听人指使，并准备到任何地方，去干人家让干的任何事呢！当库里契珂提到了房子时，达莎望了一眼雀眼枫木的食品柜，心中暗想：“这个不祥的丑陋的食品柜，怎么竟像口棺木呢。”她又想起了燕子，是它们引诱着她飞向了蔚蓝的天空。她觉得能从这只布满尘灰的笼子里，飞进粗犷广袤的生活中去，肯定会是一种由衷的幸福。

“房子怎么了？”她问道，“也许我不回来了呢。就由着你去处理吧。”

当库里契珂出门时，在来过的人中间，有一个很殷勤长脸留着飘逸胡子的细高个。这次就是他把达莎送进硬席车厢的。这节车厢的玻璃已经全碎了。他弯下身子，对着达莎的耳朵，用低沉的嗓音说：“你的功绩，我们是不会忘记的。”说完便消失在茫茫人海里面了。当火车就要开的时候，有几个人贴着火车跑过来，嘴里叼着包袱皮，爬进了窗子里。车厢里挤得更利害了。有人爬到了行李架上，还有的人钻到了座位下，划起火柴，洋洋得意地在下面抽起了烟。

火车慢悠悠地拖着车厢，沿着雾霭霭的沼泽地走着，上面高耸着久已不见冒烟的工厂烟筒。它继而又贴着满是藻菌的池塘行驶。在明朗的阳光下，普尔考伏高地从远处飘浮移动过来。那里被全世界早已遗忘了的最聪慧的天文学家们，包括已有七十岁高龄的格拉逊纳普本人在内，还都在继续从事着统计宇宙星辰数目的



工作。一排排的松树苗木、松树、别墅飞驰过去了。在车站停车时,已经没有人再被放进车厢里了,原来有一个全副武装的人正在守护着车厢。这样一来,车厢里虽然嘈杂,但很平和。

达莎被两个从前线来的战士紧紧地夹在中间。上面的吊铺上,一个快活的人头吊在那里不断地掺和到谈话的人中间。

“呸,又怎么样?”吊铺上面的人强忍住笑问道,“呸,你们怎么办呢?”

在达莎对面,在两个忧伤沉默的女人中间,坐着一个瘦削的独眼的农民。他留着长长的山羊胡,两腮的连鬓胡子像刷子似的那么硬,头上扣着一顶草帽。他的衬衣是用面袋子改做的,脖子上面用小布条束着。在衣服的腰带上别着一把梳子和一小截自动铅笔头。在衬衫的胸口里塞着一叠纸。

达莎对他们先前的谈话并没有注意。但那独眼人讲的话,看来是很引人入胜的。渐渐地别的坐席上面的人,也都把头冲他转了过来。车厢里变得安静起来。拿着步枪的军人蛮有把握地说:“是的,我能理解你。从你说的话看,你是马赫诺的游击队员。”

独眼人沉默了一会儿,随后在胡子里狡黠地笑了笑。

“兄弟们,你们听倒是听了,可是并没有搞明白。”他用布满筋和老茧的手摸了一下胡子,收敛起笑容,带着几分严肃的神情说:“那是富农的组织。马赫诺……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一带活动。在他那里,叫个农院儿就有近五十亩的土地。而我们是另一码事了。我们是红军的游击队。”

“喂,那么你们后来怎么办呢?”快活的头在追问。

“我们是在契尔戈夫其纳地区活动。按俄国的称号叫契尔戈夫和北部尼秦地区。听明白了吗?我们是——共产党人。对我们来讲无论是德国人、土豪地主,还是统领的军队及自己村里的富农什么的——都是一丘之貉……结论不就出来了吗,不能把我们和马赫诺分子混淆在一起。这回听明白了吗?”

“嗯,是的,听懂了。我们又不是呆子嘛。快往下讲吧。”

“往下,是这样……经过和德军的这一仗,我们的士气可就低落了,只好钻进库希里夫的深山老林里。我们钻得可远了,那里除了狼之外就没有了别的生灵。我们休整了一阵子。邻村里的人开始往我们这儿跑。他们说日子没法过了,德国人正在残酷地清剿游击队活动的周边地区。而帮助德国人助纣为虐的是乌克兰反革命分子的武装。他们没有一天不来村子里,并总是拳打脚踢——鞭子抽。一讲起这些个事情,我们的小伙子们都气得快上不来气了。可这时,又来了一支队伍,便在树林里集结起一个有三百五十人的团队。我们推选出团队的首长——维尔基甫游击队的戈尔杜少校。于是开始筹划将来朝哪一个基准方向去展开战役,并决定沿捷斯纳河布置瞭望哨,因为供给德国人的军火是通过捷斯纳河运输的。我们便去了,挑选了一个河道狭窄轮船行驶离岸最近的地方,并在那里驻扎下来。”

“唉,你呀!后来又怎么样了?”吊铺上面的头又催促起来。

“是这样。当船开过来时,我们第一排人首先喊‘停住’!要是船长不执行命令的话——那就开始放枪。那时轮船肯定就会乖乖地靠到岸边来。我们立即跑上

甲板,布置好哨兵,就去查验证件。”

“怎么个查法。”那个军人问。

“轮船上当时拉的是马鞍和马具。由两个上校负责押运,其中一个人是老朽,另一个是威武的年轻人。除此之外,还装运着一些药品,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站在甲板上查验证件,看见有两个共产党员彼得和伊万·彼得罗夫斯基哥俩走过来,他们是从波罗吉杨舍纳来的。我一下子就猜出了其中的原因,便装做不认识的样子。我对他们公事公办,严厉地说:‘你们的证件。’彼得罗夫斯基递给我证件时,里面夹了一张写在卷烟纸上的一个纸条,上面写着:‘皮雅夫卡同志,我和兄弟从契尔尼戈夫到俄罗斯去。请您:做出一点儿也不宽恕的样子,以免引起周围人的怀疑,周围的人当中奸细是很多的……’那就好吧。我们检查完证件后,便卸下了马具、马鞍、药品,还有十五箱葡萄酒,这东西可以拿去慰劳我们的伤员。应该对船上的医生说句公道的话:他真像一个勇士那样。‘我不能,’他嚷着,‘不能交出药品,这是违反所有法律和国际法协约的行径!’我们的答复很简单:‘我们这里也有伤病员。别说按国际法条文,就是按人类的基本道德条文,你也得把药品交出来。’我们逮捕了十名军官,把他们押解到岸边,便放轮船走了。一到岸上,那个年老的上校就哭开了,请求我们看在他以前立过战功的面子上不要杀害他。我们心想:‘别说动他一下,就是这样子,他也没几天的活头了。’于是便宽宏大量地把他放走了,可他立马就钻进了林子里。”

吊铺上面的头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残疾人等他笑够了之后说:“还有一个军事干部处的文官,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不错。他能麻利地回答我们的问题,态度很随和。我们把他也放了。其余的人都押进了森林,在那里把他们都枪毙了,因为他们谁都不愿意招供投降。”

达莎大气也不敢喘,直勾勾地盯着残疾人。他的脸很沉着,上面尽是代表着苦难的皱纹。那只独眼看上去带着蓝灰色,上面闪着细碎的荧光,在沉思地捕捉着窗外掠过来的松树。沉思约片刻,他又接着讲下去:“我们在捷斯纳河驻守了一段时间。但只好景不长,德军开始从后面向我们包抄过来,我们只好撤进了特罗士道夫森林。我们把战利品分给了农民。葡萄酒,当然每人分了一杯,余下的都留给了医院。这时,我们的左方有克拉比夫扬斯基率领的军队在活动;右方是马伦亚大军。我们共同的任务就是偷偷地潜伏到契尔尼戈夫跟前,再去一举攻下它。要是我们部队之间能有好的联系条件就好了。说实话,我们并没建立相互的联系,结果我们迟到了一步。德国人没有一天不把军队、炮兵、骑兵往我们这边赶。我们的存在,让他们着实不高兴呢。因为,只要他们一走,村里人便偷偷捎来口信。我们就立即组织起村革命委员会抓住两三个富农,把他们吊起来。一天,他们派我去马伦亚的军队取点现金……我们当时急需用钱。我们平时购买居民的物品时,都是支付现金的,抢劫是被严格禁止的,违者要受死刑的惩罚。我坐了一辆马车,便向库希里夫森林赶去。在这里,我们和马伦亚谈妥了我们的事情,我便拿着一千卢布的克伦斯基钞票往回返。当接近茹考夫卡村子时,我刚催马向下坡走去,便有两个骑马的茹考夫卡村革委会的侦察兵扬鞭追过来。‘你们到哪儿去?那边有德国人。’‘在



哪里?’‘已经快到茹考夫卡村子了。’我便驱车又往回赶,把马从大道上赶进了灌木丛。我们便讨论开了——怎么办?和德军做大规模的抵抗是行不通的,他们——是一个完整的集团军,还有大炮的掩护……”

“是,是的。真是难呀。于是我们做出决定,只吓唬德国人一下。我们便隐蔽着爬进了燕麦地侦察了一番。前面就是茹考夫卡村,而从这边的村子里,德国人走出来一个纵队,大约有二百来人,还有两门大炮和辎重队。在靠我们这边,是一个骑兵侦察分队,看来我们游击队的名声还真是响亮呀,连大炮都被派来攻打我们了。我们潜伏到了菜园子里,斗志蛮高——还暗暗偷笑了一通。离侦察队也就五十步远了。我下达了命令:‘全营——射击!’便放起了排枪,一阵又一阵。一匹马被掀翻倒地,德国人朝小路边爬过去。而我们呢——就是一个劲儿地放枪!制造出一种声势,拉动扳机声,喧嚣声,射击声……”

吊铺上面的那个人头,眼睛直眨巴——他用手捂着嘴,怕笑出声,漏听了他的哪句话。军人也得得意地笑了起来。

“骑兵侦察队催马直奔纵队,德国人立即铺开战线,拉出一种全线应战的架势。他们把大炮对准前方,用三英寸口径的炮对准菜园子猛射了一炮,而那边呢,正有一群婆娘们在挖土豆。只见轰隆一声响,土地都掀到了天上。我们的那些个婆娘们……”(那个残疾人用手指把帽子拉到了耳朵上,忍俊不禁,笑出声来。吊铺上面的那个头也扑哧一声跟着笑起。)
“我们的那群婆娘们,一个个活像是受了惊的母鸡,从菜园里天各一方地蹿了出去。而德国人则撒丫子往村里面跑。于是,我说:‘小伙子们,咱们闹了一把够本了,赶紧去逃命吧。’我们便从燕麦地爬回谷地,我坐进车里,一溜烟似的回到了特罗士道夫森林。茹考夫卡村的人后来讲,‘德国人’他们说,‘来到菜园子的篱笆墙边,便拼命地大声喊着‘乌拉’冲过去……可篱笆墙那边,连一根毛儿都没有。那些亲眼看见并向我们讲述这些事情的人,个个都笑得倒到了地面上。’德国人占领了茹考夫卡。可无论是村革委会,还是游击队,一个人也没能发现。但还是宣布了村子处于临战状态。过了两天,我们在特罗士道夫接到消息,说是有一支大规模的德军辎重队进驻到茹考夫卡村。弹药对我们来讲,可比什么都重要哇。我们便坐下来策划商议了一番,小伙子们群情高昂个个跃跃欲试。我们便决定攻打茹考夫卡,并夺取军火。我们凑了百来个人。从中我们挑选了三十个人派到公路上,准备在我们一旦得手时,阻击敌人向契尔尼戈夫的方向退却。剩下的人——组成一个纵队,去进攻茹考夫卡。傍晚,我们潜伏到靠近村子的麦地里,派了七个人进村去侦察敌人布防的情况,并让他们把情况带回来,讲给我们。好布置晚上向敌人发动出其不意的奇袭。我们静悄悄地躺在那里,连烟也不敢抽。天上下起了细雨,湿漉漉的,让人直发困……我们等呀,等呀。天都开始发亮了,可是始终没有什么动静。这究竟是出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眼看着婆娘们都开始往地里赶牲畜了。直到这时,我们才发现那几个可爱的侦察兵正往这边爬呢——一数正好是七个人。原来,这群可恶的东西爬到磨房后,想躺下稍休息一会儿,可没想到,这一躺下竟会是整整一宿。直到婆娘们赶牲畜出来时,才碰到他们。奇袭自然也泡汤了。我们这个气呀,连什么正直都不管不顾了。我们

便按军事法庭的程序去起诉这伙侦察员。大家异口同声地一致同意枪毙他们。他们便哭诉起来,请求宽恕,承认自己有罪行。这几个小伙子都很年轻,是头一次犯错误。我们便决定赦免他们,并要求在下次战斗中必须立功赎罪。”

“有时,还真的需要宽宏大量。”军人说。

“是的……我们又筹划起来。既然晚上没有攻下茹考夫卡,那就白天来攻吧。这场战斗很严酷,小伙子们心里都明镜似的。他们疏散开,等着机关枪发起进攻,枪声刚刚一响,他们不是匍匐而是用四肢跑着,勇敢地扑向敌人。”

“哈——哈!”吊铺上又忍不住了。

“可是迎着我们来的,不是德国人,而是一些手提着小筐的婆娘们。这一天是假日,她们是出来采浆果的。于是她们那个笑哇,嘲笑我们来得太晚了。德国人已经在两个小时之前起程顺库里考夫那条路走了。我们紧急决定,就是全纵队撂倒的话,也要撵上德国人。我们找了几把挖土的小铁锹随身带上,婆娘们又给我们拿来了薄饼和烤馅饼。我们上路出发了。而在我们身后,竟跟来了那么多的百姓,都快组成一个军团了。自然了,他们多数是些凑热闹的人。我们便做了如下的安排:给每个农夫和婆娘都发了木桩,让队伍排成两列,人与人之间相隔二十步远,并在扛枪的人中间,每隔一人,插进一个扛木棍或木桩的人。目的是为了远远看起来,气势吓人一些。这样一来,队伍浩浩荡荡地竟拖了有五俄里。我挑选了有十五名战士,其中包括我们那几个倒霉的侦察员,另外又带了两个被我们策反过来的军官,他们是公开的反革命分子,但我们警告他们,要挽救自己的命,就必须以实际行动来报答我们对他们的信任。我们这一小伙人抄到敌人辎重队的前面,便打响了战斗。这一打,我们的兄弟们,打得可不只是一天,两天哪。”(他不愿讲地摆了摆手。)

“那倒是为什么呀?”军人问了一句。

“是这样。我和我的那伙人放过了纵队,便直奔辎重队打过去,截住了大约有二十辆拉着弹药的大车。我们麻利地装满了子弹袋,又向农民们发放了一些步枪(那就得看谁能赶上了),便继续去追击敌人纵队。我们还自以为是包围了他们,其实是德国人把我们包围了:他们把所有的武装力量都从三条路线向我们推进过来。我们只好分散成若干个小组,撤进水沟。我们所幸的是,德国人是按正规大军团作战的战术,运动部队开展战斗。否则的话,我们谁也不会幸免于难的。在我们这伙游击队里,也就是我和十来个人才活着逃了出来。我们都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为止。最后才做出决定。这里已不是我们能待的地方,应该到捷斯纳河对岸的中立地区去,到俄罗斯去。我藏起了步枪,化装成一个战俘的模样,便去了谢维尔诺夫戈罗德。”

“那你现在是去什么地方呢?”

“到莫斯科去请示工作。”

皮雅夫卡还讲了许多关于游击队和有关农村的故事。“我们总是躲过了一难,又来另一个灾难——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把农民都逼得快成了一匹狼:所剩下



的出路,只有去啃喉管了。”他是尼秦人,曾在一个制糖厂工作。他的眼睛是在克伦斯基当政时的一次倒霉的六月攻势中失掉的。对此他这样说:“克伦斯基打掉了我的这只眼睛。”那时,他在战壕里认识了一名共产党员,成为了尼秦苏维埃和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参加过秘密组织起义的运动。

他的故事震撼了达莎。他的故事里面蕴含着真理。所有盯着他的嘴、听他讲述故事的旅客们,也从中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

白天及夜里空闲的时间真让人寂寞难耐。达莎蜷起脚坐在座位上,闭上眼睛,又想着令人头痛绝望的心事。现在有两个真理了:一个是这个独眼人的,这些士兵的及这些面容朴实疲倦正在打鼾的妇女的真理;另一个则是库里契珂不断叫嚣的真理。但真理不可能是两个。可见它们中的有一个是错误的、可怕的、命中注定是不祥的真理。

火车在中午时分来到了莫斯科。一个老年的车夫赶着马车,在肮脏不堪到处是稀泥的玛耶斯及兹卡雅大街上一颠一颠地行驶着。这里街道两边都是些空荡荡的店铺,铺子的玻璃窗上满是泥点子。冷清萧条的城市让她感慨万分——她想起了曾几何时,城市那些火热的群情激昂的日子,当时街上成千上万的人拥挤着,手中举着旗帜,高唱着歌曲,踏着地上的白雪,相互祝贺着没有流血的革命胜利。

风在卢勃扬斯克广场上漫卷着尘土。两个士兵穿着没有束腰带的军上衣在广场上踱着步,衣领向外面翻着。一个瘦弱的长脸的男人,穿着一件金丝绒的短外套,专注地看了达莎一眼,便冲她喊起来,甚至还追着车夫跑了几步。但灰尘迷住了他的眼睛,于是他被落下了。“京都”旅店被炮弹打得满墙尽是洞,四处都弥漫着灰尘。但令人不解的是,在广场这片垃圾堆上,竟会有一个花坛,而且还栽着艳丽的鲜花。真让人搞不通,它们究竟是谁,为了什么目的而栽的呢?

在特维尔斯卡雅大街上还算有点生气。有几家小店铺在做着生意。在市苏维埃对面,从前矗立着史柯倍莱纪念雕像的地方,已经搭起了一个木头的大立方体,上面苫着一大块红布。达莎看着它觉得怪疹的,很吓人。赶车的老头用鞭子指了指它说:“他们把英雄拆走了。我在莫斯科赶了多少年的车呀,它一直屹立在那里。可如今,它却不招政府爱了。你说怎么活吧?简直是让人——躺下去死。草料要二百卢布一普特。那些达官贵人们都跑了,只剩下了这些个同志们,可连他们也不来坐车;都改成步行了。唉,这是什么国家呀!”他拉了一下缰绳。“哪怕能给咱们弄个国王来也行啊。”

在快到斯特拉斯特广场时,靠左边一家挂着“波姻咖啡馆”招牌下面的窗户里,能看见里面坐在沙发上面的一些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和一些萎靡不振的姑娘。他们抽着烟,喝着一些饮料。在面街开着的门口处,站着一个缩着肩膀的青年,留着蓬乱没有梳理的长发,脸刮得很干净,嘴里叼着一支烟斗。他看见达莎好像突然怔了一下,把烟斗从嘴边移开了。但达莎的马车已经驶过去了。看,这是斯特拉斯特尼寺院粉红色的尖形钟楼,这是普希金的雕像。在他的胳膊肘处的一根竹竿上,仍然飘着一块已经褪了色的红布。它是在召开那些狂飙般的会议时挂上去的。几